

時刻準備着

維·古巴列夫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L26

時刻準備着

維·古巴列夫 著

馮 由 禮 譯

符·柯列斯尼柯夫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В. Губарев

РОВЕСНИКИ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1952

本書原名《同年伙伴》，譯成以後，根據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年出版的《Всегда готов》一書中所
載的《Ровесники》校改過。

書號：譯 0053 28 開本 103 千字 定價 5,400 元

時 刻 準 備 着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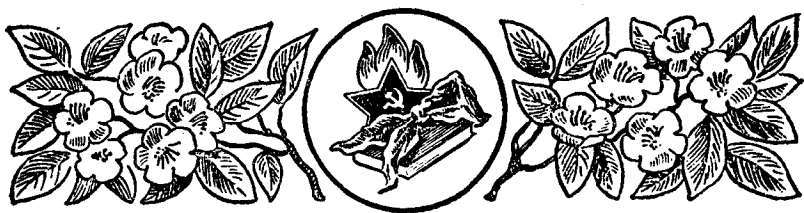
者	維 · 古 巴 列 夫
者	馮 由 禮
繪圖者	符 · 柯 列 斯 尼 柯 夫
繪圖者	馬 如 瑾
出版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刷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南 京 西 路 一 號

1954年3月初版 印數1-1306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時號

目錄

一	坡列西省的太陽.....	一
二	電報員的兒子.....	二五
三	三十三隻蚊子.....	二四
四	敵人.....	三三
五	武器.....	三五
六	用麻線縫的皮靴.....	有
七	宣誓.....	九一
八	我們人多.....	八六
九	日日夜夜.....	一〇一
一〇	鐵木兒.....	一二四
一一	寶藏.....	一三五
一二	「少先隊員的呼號是時刻準備着！」.....	一三五
一三	爆炸.....	一四二
一四	十年以後.....	一四七



我們少先隊員說過這樣的話：

要成爲祖國最可敬的人！

要永遠全心全意地熱愛我們的祖國，

就像列寧和斯大林！

（節自少先隊員歌）

一 坡列西省的太陽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媽媽得了肺炎。她好得很慢；我們的屋子裏，一天到晚都聞得着一股藥味，爸爸爲了照顧媽媽，也弄得很疲倦。媽媽病情特別嚴重的時候，我在工藝學校缺了好幾次課。

媽媽的病到六月才好了一些。爸爸已經給她領到一張到克里木半島去的療養證，但是我們忽然接到媽媽的妹妹——紐莎姨媽——從波里索夫來的一封信。姨媽寫信叫媽媽不要到克里木，叫她到波里索夫喝新鮮牛奶去，說媽媽到那兒，只要一個夏天就可以養得相當健壯的。爸爸反對這個意見，但是在病裏變得又蒼白又消瘦的媽媽，一邊微笑着，一邊撫摸着爸爸的手，小聲地說：

「你可不要着急啊……我能到波里索夫去可真太好了。紐莎和她的丈夫在那裏過得很好，他們那所小房子又整潔，又白淨，四周長滿了蘋果樹……波里索夫的太陽又是那樣溫暖，是我們別洛露西亞的太陽！維加會把我送去，他已經是個大孩子，能夠自主啦。」

「克里木的太陽要暖和多了，」爸爸反對着，「那兒呢？坡列西（註）誰都知道！潮濕，沼澤地……那還不如留在莫斯科呢。塔尼雅，你自己決定吧。」

「不，」媽媽倔強地說，「那裏是我的故鄉！你怎麼會不明白呢？我是生在別洛露西亞的！我只要呼吸到那裏的空氣，病就會好的。」

於是我們就到波里索夫去了。

我們住下的那所小房子，的確是白色的，使人喜歡的，瓦房頂上還有一個棕鳥屋。屋子在一個不大的蘋果園當中，離紐莎姨媽的丈夫——遼尼亞姨父——經管的機械化穀倉不遠。

附近還有許多使人喜歡的小房子，現出一片白色來；不論你往哪裏看，都可以看見綠色的小蘋果樹和粉紅色的瓦房頂，房頂上探出許多撐着棕鳥屋的杆子，從早到晚，空中只聽到棕鳥嘈雜的叫聲。

第一天我就穿上了我那套仔細熨過的制服，到波里索夫的街道上散步去了。

我用不慌不忙的步伐，相當嚴肅地在街上走着，認為自己比那些穿着雜色衣服在玩耍的孩子們優越得多。但是，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的新制服，甚至我腰帶上擦亮的、刻着

（註）坡列西是別洛露西亞的一個省。

「工校」兩個字的銅扣子，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在我後面挑釁地喊了一句：

「你們瞧瞧，孩子們，他在擺威風吶！他以為自己真的了不起呢！可是咱們的薩沙也有制服啊！」

他們這樣接待我，使我很不高興，而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薩沙，更引起我的嫉妒心。但是這種嫉妒心存在得並不很久。因為當天我就有機會碰到了那個薩沙，而且不久以後，他就成為我最好的好朋友了。

這事情發生在日落以後。我正坐在大門口一張凳子上，由於孤獨，感覺到很不痛快。我心不在焉地聽着紐莎姨媽在柵欄裏蘋果樹下擺桌子所發出的餐具磁器相碰的響聲。

由於煩悶，我把手握成一個小圓筒，放在眼睛上觀察晚上最早出現的一顆星星。這顆帶點淺藍色的、有着抖動的尖稜角的明亮星星，像一個活的螢火蟲，一動不動地停在淡紫色的天空裏。

「望遠鏡不太強啊，」我突然聽到一個愉快的、有些嘶啞的聲音，「離金星遠着呢，我的兄弟。」

我很窘地把手拿開，好奇地看了看走過來的那個小伙子。他大約十四歲，個子不高，很強壯，前額很高，兩條寬闊的黑眉毛連在一起；他站在我跟前，手插在褲袋裏，細眯着眼睛在微笑。

我根據他的外形，很正確地判斷出來這就是薩沙。並且我立刻看出來，他是不怎麼喜歡熨斗和刷子的。好久沒有熨過的褲子，在膝蓋處皺起來，衣袖上的污點也可以證明，他不愛考慮胳膊肘可以放在什麼地方，不可以放在什麼地方。

「離金星遠着呢，」他重複着

說，「四千二百萬公里。」

「你從哪兒知道的？」我懷疑

地問他。

「怎麼從哪兒知道的？」他聳

了聳寬肩。「誰不知道，金星有四

千二百萬公里遠？」

「真是撒謊！」從街道那一面

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有時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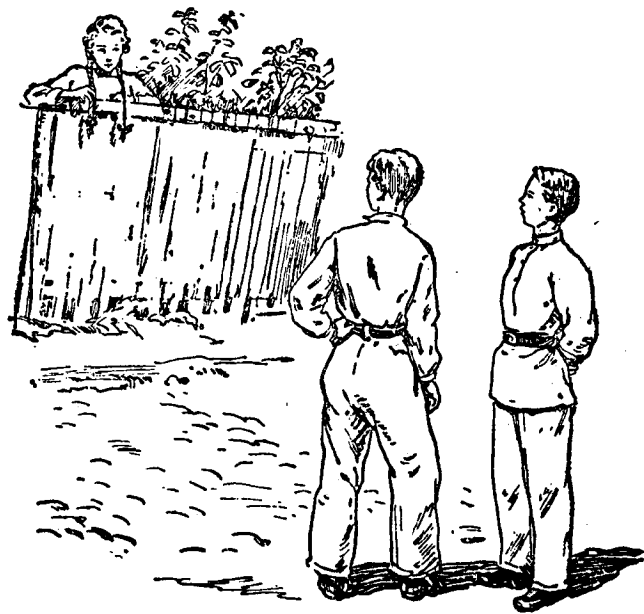
四千二百萬公里，也有兩億五千八

百萬公里的時候。」

從綠柵欄後面，有一個淺黃色

頭髮的小姑娘伸出頭來。兩根結着

帶子的淺黃色辮子搭在木板上。



「當金星接近地球的時候，是四千二百萬公里，」小姑娘帶着教學的口吻繼續說。

大概是她的這種糾正，刺痛了我新朋友的自尊心，於是薩沙皺了皺眉，說：

「你懂得的好像不少！」

「比你懂得的多一點！」

「哼，算了吧，」薩沙生氣地哼出來，「沒有人問你，你就不要亂插嘴！真是的，也想要教訓我了，這個『天文學家』！」

他背向着那個姑娘，轉過身來問我：

「有煙嗎？」

「你等着，薩沙，我告訴你的老師去，說你抽煙！他會教訓你一頓的！」小姑娘威脅地喊。

「我好像怕你似的！」

「看，出了這麼個大膽的人！你會害怕的！」

他沒有想出回敬她的話，又問我：

「怎麼樣，咱們抽抽吧？」

「煙捲沒有了，」我莊嚴地咳嗽了一下，免得他以為我因為那個小姑娘在這裏，覺得不好意思。其實我從來不抽煙。

「上我們那兒去吧，」薩沙說，「不遠，一拐彎就到。我有點煙草，放得很久了。」

「唉呀呀！」姑娘用舌頭發出一種「嘖嘖」的、不能形容的聲音。「不幸的吸煙家們。你們會得肺病的！」

「用不着你關心！」薩沙咆哮起來。

「紐莎嬌嬌！」姑娘大聲喊。「您的姨甥跟薩沙抽煙去啦！」

薩沙趕快彎下腰，拾起一塊土，向綠柵欄上投去。淺黃色的辮子跳動了一下，就不見了。

「瓦孃，這個可恨的姑娘，」他在路上向我說。「她的母親是教師，於是她也學會了教訓人。我從前跟她在一個學校讀書。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

「是從莫斯科來的。我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啊，這很好。我們工校裏現在正緊張呢，是年底了，連喘口氣的功夫都沒有。我學的是鉗工。你呢？」

「我學的是通訊。」

「難嗎？」

「不，沒有什麼，」我回答說，隨即又儘量用一種無所謂的聲調添了一句：「暫時算個優等生……」

「這太好了，」薩沙嘆了一口氣，「我以後會怎麼樣，現在還不知道。你知道嗎，俄文我老學不好。」

他跑回家一趟，過了一會兒，就拿着一盒煙草回來了。

「抽吧。你叫什麼名字？」

「維加。」

「我叫薩沙。嘿，等等，你怎麼把煙草都弄撒了？你不會捲嗎？嚇，你這個小伙子！你大概抽慣了莫斯科的紙煙。拿來，我替你弄。」

他巧妙地給我捲了一枝小煙捲，讓我接上了火。我吸進了一口非常苦的煙，嗆得我立刻咳嗽起來。

「煙草夠辣吧？」薩沙同情地問我。「自然囉，要是不習慣，是很難抽的。夠厲害，眼珠都能嗆出來。你要是不習慣，就別受罪了，趁早扔了它吧……」

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議，把煙捲扔在地上，踩滅了。後來我們在凳子上坐了一會兒，亂七八糟地閒扯着。我吸進去的那口煙使我非常噁心，我總是往路上啐着。

「你喜歡釣魚嗎？」薩沙問我。

「喜歡……」

「咱們星期天到別列金納河去，好不好？那裏可以釣到很好的鱸魚呢！」

「好吧，」我又啐了一口。

「釣竿我有……你怎麼總是啐呢？」

「沒什麼，」我說完，又啐了一口。

「可是黎明前就得起來啊，黎明時候，魚兒上鉤可快呢！」

「好吧，」我說着，又啐了一口。

我終於聽到紐莎姨媽喊我去喝茶的聲音，我急忙跟薩沙告了別，趕快跑回去漱口。

……桌子放在蘋果樹下一扇敞開的窗戶外面；從窗戶裏射出一道電燈光來。這道光落在地上，成爲一個寬大的四方形，這道光照亮了一塊種着淺紅色花的花壇，又照耀在桌上擦得非常乾淨的茶炊上，然後消失到結滿蘋果的樹枝的深綠蔭裏。小蚊子和蝴蝶在這道光裏飛來飛去。

媽媽坐在桌子旁邊的軟椅上，臉色蒼白，但是看來她感覺到很幸福。她臉上帶着微笑，向正在用許多枕頭把她圍起來的紐莎姨媽說：

「你這是幹什麼呀，紐莎……說真的，我已經感覺到完全好了。」

「你好好聽話，不要跟我搗亂吧！」紐莎姨媽溫和地嘮叨着，她的身子又矮又圓，但是她的動作却非常快，叫你眼睛都不容易追上她。「遼尼亞，再到寢室裏去一次，把我的披巾拿來。」

遼尼亞姨父順從地取披巾去了。他完全不像他的妻子，個子高，背有一點駝，動作慢，當他們倆站在一起的時候，就不由得叫人好笑起來。

「坐下吧，維加，」紐莎姨媽把坐位指給我，同時很快地把放着煮熟的雞蛋的盤子、裝着牛油的小缸和冒着熱氣的肉餡餅放在我面前。

「紐莎姨媽，別忙，」我推辭說，「這怎麼能算是喝茶呢？這不是一頓晚飯了嗎，可是晚飯我們已經吃過了。」

「這是什麼話！」紐莎姨媽生了氣。「你們怎麼啦，商量好搗亂嗎？吃吧，不要多說話！」

「小兄弟，你別帶着自己的章程到人家裏來行事。」遼尼亞姨父一面走進屋子一面說。他仁慈地笑了起來；尖大的喉結在他的長脖子上動了。

我嘆了一口氣，就開始吃東西。但是我沒有後悔吃這一頓飯，因為可口的肉餡餅在嘴裏簡直自己化開了。

四周特別靜，放在桌子上的茶炊發出又細又長的響聲。它發出來的清香的煙味，跟從不遠的樹林裏被風傳送來的花香和幾乎聞不出來的針葉樹味混在一起。一隻黑甲蟲在空中嗡嗡飛過，然後突然跌在白桌布上。

「多麼好啊！」媽媽輕聲地說，她的眼睛也放出亮光來。「是嗎，維加？」

「嗯，」我哼出一聲，一面嚼完了肉餡餅。「紐莎姨媽，你看，甲蟲在往果子醬裏爬呢！」

「這個東西，」紐莎姨媽說着，把甲蟲從桌子上扔下去。「不要對別人的麵包張嘴！這兒短了你還是怎麼的！真像希特勒一樣！」

我笑了起來。遼尼亞姨父搖了搖頭：

「希特勒正緊張地往咱們國境上調軍隊，這一點我可是不大高興。」

「怎麼？」媽媽輕輕地驚喊了一聲。「真在調動軍隊嗎？我生病的時候，一直就沒有看報……這個可惡的傢伙，他還要什麼？已經搶劫了這麼許多的國家！」

「有一種狗總是不知足的，」遼尼亞姨父說。

「去你的吧，遼尼亞！」紐莎姨媽用胖胖的手向姨父揮了一下。「咱們不是跟德國訂了條約嗎。」

「要是他們敢伸伸頭，就給他們一下！」我用拳頭敲了一下桌子。

遼尼亞姨父用他的低音笑起來：

「說得對，維加！要是他們敢伸頭，就給他們一下！咱們這兒可不是英國！」

……我做了一整夜關於黑甲蟲、關於梳淺黃色辮子的小姑娘的夢。

早晨，我被掠鳥震耳的叫聲吵醒了。窗戶外面流進來一股涼爽的、帶着濃厚紫羅蘭花香味的空氣。深紅色的太陽光滲過樹葉，在窗台上晃它的一些粉紅色的光點。一頭母牛在房後哐哐地叫着，還聽到紐莎姨媽敲奶桶的聲音。

爲了不把媽媽吵醒，我沒有穿上衣，僅穿着一條短褲，就從窗戶裏爬到花園裏。早晨的清涼像冷水一樣，使我從頭涼到腳底下。我於是揮動着毛巾，在花壠旁跳躍起來。然後，我提起了勇氣，捧了幾捧桶子裏的雨水，潑在自己的身上，同時小聲地吼了幾聲：

「嚇……嚇……」

這時候我聽到，那個梳淺黃色辮子的姑娘在街上發出一連串的笑聲，我全身馬上就感覺到熱起來了。我打柵欄的木板縫望過去，看見了她的白色短上衣，和上面像一條火舌一樣飄着的少年先鋒隊紅色綢領巾。

瓦孃站在她家的大門口，提着一個綠色的旅行袋，好像要把它掛到肩上去。她用另一隻手遮着太陽光，正微笑着向我這面看。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這樣早起床，但是這時候我並不關心這一點，因為她的笑聲正使我生氣呢。

「我看沒有什麼可笑的，」我躲在樹叢後面，一面用毛巾擦背，一面生氣地喊。
瓦孃的笑聲却更大了。

「吸煙運動家！」

「可是我根本就不抽煙，」我紅着臉說。

「可恥的撒謊家！我昨天親眼看見的。」

「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不，看見了，不，看見了，」她倔強地重複着。「倒霉的運動家！還會得上肺病呢！」
我向她揮了一下拳頭。其實這是很愚蠢的，我立刻就感覺到後悔，但是已經晚了。瓦孃輕蔑地聳了聳肩，就沒有再向我這邊看。

「媽媽，」她掛上旅行袋，高聲地喊了一句。「我走啦。」

從大門裏走出一個高個子的美貌女人，她像瓦孃一樣，也有一頭淺黃色的頭髮和一副白

淨的面孔。她們倆擁抱了一下，小聲地說了些什麼。然後瓦孃就邁着輕快的步子，順着街道走下去，兩條辮子來回地碰着旅行袋。在街角上，她回顧了一下，向母親揮了揮手，就在街角那面消失了。

我通過小門，從花園走到院子裏。紐莎姨媽穿着一件紅色的無袖衫，在草棚裏擠牛奶，很急的奶流帶着吱吱的響聲流進奶桶。母牛的嘴不停地咀嚼着，還不斷地大聲喘着氣。

紐莎姨媽擠完牛奶，站起來向我微笑了一下，她累紅了的臉上帶着一些汗珠。

「你已經起來啦，維加？喝杯新鮮牛奶吧。」

我就在院子裏喝了一杯溫暖的，芳香的牛奶。紐莎姨媽仔細地看着我，叫我再喝一杯。我默默地搖了搖頭，用手抹了一下嘴唇。

遼尼亞姨父穿着一件白背心，拿着刮臉刀，從門裏探出身子來。在他削瘦的臉上和有個大喉結的脖子上，抹着像棉花一樣的肥皂沫。

「紐莎，讓他去看一次日場電影吧，悶在家裏幹什麼？你看怎麼樣，維加？今天上演神祕島（註），是一張了不起片子呀！」

吃完早飯，我到城裏去了。天氣非常悶熱。打掃街道的工人用水龍帶把水洒在街道上；水帶着嘩嘩或者嘩嘩的響聲打在鵝卵石上，當水柱衝到半空的時候，它又帶着輕微的沙沙聲落到白樺樹葉上來。孩子們在水窪裏跳來跳去，幸福地尖叫着，懇求着：

（註）

神祕島這電影是由法國作家維諾寫的冒險小說改編攝成的。

「叔叔，用水澆我們一下吧！……」

太陽光在敞開的扉窗上閃耀，微風吹得窗簾微微晃動，不知道從哪裏傳來一陣有節奏的，莊嚴的鋼琴聲。

真是一個安靜美麗的城市！我大概永遠會記得它現在這樣子：充滿陽光，窗戶上掛着白色窗簾，還有從遠處傳來，所以變得很低很柔軟的鋼琴聲……

走出電影院，我在廣場上看見一片大海似的白襯衫和紅領巾。軍樂隊發出宏亮的樂聲來。我立刻就看到了瓦孃。音樂一停止，她就走到人行路上，臉激動得多少有些蒼白，接着她用很好聽的聲音大聲命令說：

「立……正！齊步……走！」

我在電影裏看到的、關於島上居民的冒險故事，這時候立刻從我的腦子裏飛走了。我明白了：瓦孃是夏令營委員會的主席，要長期地離開這座城市；不知道爲什麼，我憂愁起來了。我穿着那套新制服，靠着一棵樹站在那裏，眼看着少年先鋒隊員們向車站走去。在最後一分鐘，瓦孃忽然回過頭來，她認出了我。她起先皺了一下眉，但是立刻就微笑了，向我招了招手。過了幾秒鐘，她就不見了，但是我還長久地看着少年先鋒隊員們的背影。

晚間，薩沙到我這裏來了。我獨自坐在小花園裏的桌子旁，心不在焉地用鉛筆在紙上畫着。

「今天的夜晚真好啊，」薩沙說，「你在畫什麼呢？」